



#1



#2

辙痕犹记荆棘路

——一个青年艺术史翻译者的苦与乐

Look Back the Arduous Road:

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a Young Art History Translator

诸葛沂 Zhuge Yi

“要治西学，就从翻译开始；要治国学，就从点校开始。舍此别无他途。纵有他途，也难于达到一流水准。”

这是沈语冰老师2011年1月12日午夜发给我的邮件中，让我至今难忘、铭刻在心的话。当时，我正因翻译当代英美艺术史大家T·J·克拉克（T.J. Clark）的名著《现代生活的画像：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》（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: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）而陷入焦虑抑郁、心灰意冷的境地，竟然萌生了退缩、逃避的心理。沈语冰老师的这封信，像是一剂抗生素，逼退自暴自弃的病毒，又像一支兴奋剂，使我重新燃起了翻译研究西方艺术史的信心和热情。

这里，我并不想过多地论及艺术史翻译中的技巧，因为在上一期里，各位译者已就此发表了许多心得体会和技术经验，他们说得真实详细，读来让我受益非浅；我也不想在这里大倒苦水，写一篇主题是学术翻译的“伤痕文学”作品。惟愿通过回首来时路，细数苦与乐，来说明翻译在我的学习经历，

特别是我个人成长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。

实际上，在接到翻译《现代生活的画像：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》的任务之前，我已经在翻译另一本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著作——《现代艺术：1851-1929》。这是“牛津艺术史”丛书中的一本，面向的是普通读者，可以说是一本较通俗的入门读物。也是拙著《尤利西斯的影像世界》的出版社嘱托的翻译任务。现在看来，对于英语底子并不十分扎实的我而言，同时进行两本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工作，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更何况，这是两本不仅在内容背景上大相径庭，在语言风格上判若霄壤，在地位份量上也轻重立显的著作。

《现代艺术：1851-1929》的主要内容，基本上是按时序对艺术家、艺术作品进行的概括介绍，只需要一定的现代艺术史知识和一般的英语水平，便基本可以胜任了；作为现代艺术史方向的研究生，之前又有西方文学史的研究背景，我译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。但是《现代生活的画像》就不一样了。在这本书中，克拉克对马奈等人的四

写到对马奈《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》的分析时，第一章已经过去了整整60页，其中关于奥斯曼改造工程便写了几十页，凡是称得上某种“社会”要素的东西，克拉克统统都写，具体来说涉及国民经济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统计学、民用工程学、军事工程学、城市规划、市政管理、新闻出版、经济史、政治史、城市史、档案学，等。

1. 阴天里的阿让特伊的铁路桥 莫奈 1876
2. 蛙塘 雷诺阿 1869

幅画作进行了冗长繁复的分析，其宗旨，是将艺术作品（内容和形式），与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进行联接（articulate），它们之间既不是类比关系，也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，而是前景与背景、整体与局部的覆盖、互动关系。所以，在《现代生活的画像》中，克拉克论述的马奈等人的作品并不多，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社会环境。比如，开始写到对马奈《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》的分析时，第一章已经过去了整整60页，其中关于奥斯曼改造工程便写了几十页，凡是称得上某种“社会”要素的东西，克拉克统统都写，具体来说涉及国民经济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统计学、民用工程学、军事工程学、城市规划、市政管理、新闻出版、经济史、政治史、城市史、档案学，等。这样一比较，难度就高下立判了！难以想象，克拉克为了这一课题，得查阅多少资料？真可谓发篋摊书，左右采获！难怪在印象派研究领域，此书地位如此之高。只是对于译者来讲，这也增加了实实在在的难度。有些知识性的内容尚可补救，可书中，特别是导论里的大量哲学和社会学语汇，以及思辨性话语，让我如坠五里雾中，不辨东西。再加上当时心态浮躁，只得勉强从事，最后也是草草交差。结果遭到了沈语冰老师

的严厉批评。究其原因，除了态度不够端正，缺少反复琢磨的耐性外，还说明当时我的理论功底不厚，艺术史专业知识尚有欠缺，英语水平有待提高，遇到了非通史类的学术著作，尤其像T·J·克拉克那样的高难度著作，就容易出差错了。

此外，《现代艺术：1851-1929》因为内容浅显，语言大多比较直白，句法也较简单，这也从侧面说明其通史性质，并不是一本艰涩的专题研究著作。而克拉克的语言则不一样，他既是一位艺术史家，也是一位诗人，语言才华非凡，落笔常有言下之意，有时伏脉千里，有时一语双关，有时点到为止，有时笔底波澜。如果没有潜心治学的心态，在没有读通、熟稔全文意思的情况下，便冒然译之，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，既对不起作者，也对不起读者，更对不起自己。幸好沈语冰老师不辞辛劳校对重译，又一一指出我的错误，才让我如醍醐灌顶，端正了翻译应有的严谨态度，也让我懂得了治学应有的实事求是作风。其中教训，可谓沉痛而深刻，总之，它已成为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难于忘怀的一刻。

现在再找出当时沈语冰老师发给我的校对来看，我仍觉得万分惭愧，赧羞汗颜！他不仅细致地校对，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几乎

重译了这本书。除此之外，他又严肃认真地指出了我在翻译中的错误，分析了犯错的原因，还不断鼓励我的信心，解除我的疑惑。使我明白翻译几乎是一桩科学之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我从最初的难堪和抗拒，到慢慢接受批评（虽然这非常痛苦），到最后心悦诚服。我所学到的，远不止是翻译的技术，还有对待治学的科学精神。我所经历的，也远不止是做学问的道理，更是一种内心的成长！其刻骨铭心处，诚非言语所能表达。眼下只举几例，以窥我当时心情之一斑：

The book is about the hold of 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 called “modernity” on painters who chose to take them up—certainly including Manet.

我的原译：这本书讲述的是画家们如何将“现代性”作为创作方向——这其中当然包括马奈。

沈老师的译文：这本书讲述的是被称为“现代性”的那一套再现方法是如何掌控那些选择试用这类方法的画家们的——当然包括马奈。

沈老师的分析：这个句子的关键是hold这个名词，the hold of A on B，A对于B的掌控。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，那一



套再现方法。Called “modernity”，被称为“现代性”。the hold of 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 called “modernity” on painters, 被称为“现代性”的那一套再现方法对画家们的掌控。who chose to take them up, 那些选择采用这套方式的画家。其中them指代representations, 再现（方法）。

I think we still barely have come to terms with the appeal and capacious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in

question.

我的原译：我想，关于上述提到的创作要求和广度，我们仍就未能达成完全一致。

沈老师的重译：我认为我们尚未正视过上面所说的再现方法的魅力与容量。

沈老师的分析：come to terms with有
两种意思。从上下文看来，这个句子并不是说人们要就那套被称为“现代性”的再现方法达成一致意见，而是说，人们几乎还没有正视过这些方法。

But even with these provisos, I

1. 通往卡普辛斯的林荫大道 莫奈 1873
2. 蒙马特林荫大道 毕沙罗 1897

我渐渐地领悟到，作为一个译者，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文义、理解作者思想和感情，而不是罔顾其他，直接誉译，正如西塞罗在谈到他对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（Aeschines）和德摩斯梯尼（Demosthenes）的翻译时曾经说过的那样：“我并不像一个解释者那样翻译它们，我让自己也成为演说者，以此保持相同的理念和形式，或者保持着所谓的‘思想的图形’，但是，是用符合我们用法的语言来保持的。”



know my defense of painting will cut no ice with much of the present-day Left academy, where a ‘lite’ hostility to art—combined with a lite-er enthusiasm for theory—rules.

我的原译：但我知道即使是有这些附带条件，我对绘画艺术的观点，对当今的左翼学院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他们对美术规则有着“些微”的敌意，以及对理论更为轻微的热情。

沈老师的重译：不过，即使有这些附带条件，我也知道我对绘画的这样一种辩护，对今天的左翼学院派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，在这个领域里，起主导作用的是对艺术的“些微”敌意，以及对理论“更些微”的热情。

沈老师的分析：where……后面的整个从句里，rules是谓词，意思是“统治”或“起主导作用”，而不是名词“规则”。从上下文看，这里克拉克造出来的lite-er一词，应该是某种反讽，这“更些微”其实是更大的意思。

古人云，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沈语冰老师就这样以身示范，谆谆教诲，一步步地将我领进艺术史翻译与学术研

究之门，一点点鞭策我这个曾经心浮气躁、粗心鲁莽的学生。坦白地讲，在他的指导下合作翻译《现代生活的画像》的四年历程，不说脱胎换骨，我也至少是经历了某种悄无声息的历练，这种人生历练，完全不亚于轰轰烈烈的行动。

最终，经过沈老师的艰辛重译，经过至少8次校对、勘误和打磨，经过徐建老师的再度校译，再经过责编郑晓女士的辛苦编辑，《现代生活的画像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当样书拿到手中的时候，兴奋吗？有那么一点。但更多的是害怕，害怕仍有错误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今年，此书的第二次印刷已经出版，个别翻译方面的瑕疵和排版方面的错误得以订正，插图的质量也提高了不少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学界的重视，2014年获得第八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类出版物提名奖，与浙江大学出版社的《元画全集》并列参选最高奖。

由于我提前接触了T.J.克拉克的书，参与翻译了其重要著作，我得以径直走进他的学术思想的世界，无缝对接地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，最终，我的研究报告《否定与隐喻：T.J.克拉克艺术社会史研究》获得了“浙江大学第二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”一等奖。以此为基础的博士论文也

得到了学界专家的高度好评。

现在，我正在翻译美国著名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迪夫·希基的名著《神龙：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美学问题》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之后，我养成了反复读——读懂——初译——攻坚克难——校译——再校——三校……的翻译习惯和工作步骤。这其中，首要的便是要真正读懂，领会。我渐渐地领悟到，作为一个译者，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文义、理解作者思想和感情，而不是罔顾其他，直接誉译，正如西塞罗在谈到他对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（Aeschines）和德摩斯梯尼（Demosthenes）的翻译时曾经说过的那样：“我并不像一个解释者那样翻译它们，我让自己也成为演说者，以此保持相同的理念和形式，或者保持着所谓的‘思想的图形’，但是，是用符合我们用法的语言来保持的。”